**十 年**

**高三（9）朱江月 指导老师 赵 雪**

轩窗下，背灯和月。英子端详着女儿买来的圣诞礼物，有些彷徨若失。铃兰无情，回忆有声，那尘封了十年的记忆突地袭来，弄得她不知所措。

那年，她八岁，他十岁，铃兰如雪。

在一个院子里，天天打照面，玩得也就乐乎了。他们总能变着法子玩，围着梧桐圈手臂，爬上槐树摘花骨朵来捣香水，蹲下来静静看铃兰又长多高了。时光拍打着院子的水泥地，即便眷恋这恍若初见的童年，也要一刻不停地往前走。

一晃眼到了圣诞节。星辰慵懒，一爿月显得格外明朗。阿鹏带着英子来自家的铃兰前许愿。英子合上眼，在心里种下一个愿望。待她睁眼，倏地，满树的铃兰似棉絮般、似飘雪般地落了，她仰起红扑扑的圆脸蛋，雀跃地大叫：“下雪啦！下雪啦！”阿鹏挠挠后脑勺，“以后每年我都陪你过这样的圣诞，拉钩。”说完后，脸便发烧似的烫。

勾起小拇指，两只被冻得通红的大拇指紧紧摁在一起，“拉钩上吊，一百年不许变。”

小时候，我们都许过或大或小的承诺：我承诺不告发你上课调皮被老师骂；你承诺他以后混好了，别忘了兄弟；他承诺我做一辈子最好的朋友。每一次拉钩，都像是一出神圣的仪式。当大拇指被紧紧地摁在一起时，可爱的庄重感让上帝也欣慰地笑。

殊不知，其实用不着一百年，短短的时光就可以消磨很多东西，有时候是出于无意的疏远，有时候是出于奈何不了的命运。

那年，她十八，他二十，铃兰是药。

每样东西的存在都必有自己的目的和意义。铃兰亦如此，她朴素纯净，娉婷而立，谁也想不到她的存在竟是为了缓解阿鹏的病情。先天性左心房缺陷，是他逃不过的劫数，这是谁也奈何不了的命运。英子怎么都不愿相信那雪一般洋溢着灵性的花，竟是药——那用来治她十年前许愿要嫁的人的药啊！

她双手抱着后脑勺，无力地蹲了下去，把自己屈成一团。止不住的悲伤把她的心脏狠狠地揪住，让她喘不过气来。她挪到窗台边上，大口大口地吸吮着空气，眼神呆滞、迷离，令时光都心疼不已，但时光还是要往前走，这也是时光的无情。

终究，时间没能定格在他握住她双手的一刻，甚至连一点点让他说爱她的时间也没能施予。他走了，从此，再也回不来了。

“十年，十年！一百年才过了十分之一呢……”英子原本灵动的眼睛早已被泪水哭肿，“都变了，一切都变了，我该怎么办……”

院子里的铃兰现在也没用了，英子也是个感性怀旧的人，二话不说，砍了。

忽觉十年其实是一场修行。一个人，一份情感；一朵花，一场使命。刹那缘起，只是各自命不同，在时光的长廊里，有的承诺修得百年正果，有的却中途转站，翩然辞别，杳无音讯。

年轮在转，日子还是要过。又是一个十年，她二十八岁了，她有了自己的家庭，有了自己的女儿。她是个怀旧的人，却不能天天依靠回忆来活，遇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男人，就嫁了。纵使他给不了她想要的风花雪月、浪漫柔情，却是一个能陪她柴米油盐过日子、携手到老走人生的男人。对她而言，足矣。

这十年，她也曾缅怀过去，信誓旦旦地说要终身不嫁，守护自己那篇爱恋的童话。十年来磕磕绊绊，时光使一点一滴消磨殆尽。她仿佛重生了一回，逐渐释然，她思索着，与其浸泡在回忆里，不如好好地活在当下……“妈妈——”门缝里传来女儿稚嫩的童声，“爸爸叫你去吃饭啦！”“嗯，妈妈马上就来。”英子回过神来。她望着女儿欢快的背影，许下今年的圣诞愿望——愿铃兰的清香伴女儿走过人生的每一个十年。

轩窗外，雪花簌簌飘落，英子眼含柔情地看着女儿送给自己的铃兰，恍惚间，听见来自天国的声音——

背灯和月就花阴，

十年踪迹十年心。

花是铃兰，

踪迹是你……